

域外闲读

朱小棣
著



知 哉 出 版 社

域外闲读

朱小棣 著



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域外闲读 / 朱小棣著. —北京: 知识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5015-9482-5

I. ①域… II. ①朱…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57092 号

策 划 人 曾 辉

责任编辑 曾 辉

封面设计 程 然

责任印制 魏 婷

出版发行 知识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88390093

网 址 <http://www.ecph.com.cn>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60 千字

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5-9482-5

定 价 3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谁懂中国

谁懂中国	003
两段故事	006
某公的面子	010
尘封书页岂等闲	013
民主是个好东西	018
拿来与送去	021
我为什么不高兴	027

一言九鼎千钧重，成王败寇笑谈中	035
永久的失乐园	040
活着，并且要记住	048
丹青“话”鲁迅	052
终极张爱玲	058
史铁生的高度	061
百年祭父	066
山高路远天国近	069
又见风华	074
钢铁是怎样没炼成的	077
何谓与卓越同行	080
人生无“悔”，文字遗“憾”	084
假文学不及真史料	090
私人阅读《我的抗战》	095
风流乖张，浪漫竞生	100
八十写真	107

宝岛探幽

百年林中雪，苏醒壁上观	113
“张腔”“胡说”“天文”	117
叫我如何去想他	120
万千世界谁是谁	124
初读琦君	129
再读琦君	133
浮生半辈闲	136
春蚕丝不尽	139
天降大任	142
门外观照，门内吆喝	146
书的寂寞	150
刚好满意	153
少年夫妻老来伴，北京十年台湾客	156
冰清玉洁字晶莹	160

寻不回失去的青春 164

灵光一“显”，董永三国 168

文字百味

复活托尔斯泰 175

重读《野草》 179

二读毕淑敏 183

口语与文字 187

苏州“神童” 190

看母鸡如何下蛋 193

地狱之门 196

灵与肉 199

辛辛苦苦，一叶孤舟 204

很高兴见到你 207

秋风已过，秋雨无余 212

“70后”的董桥 216

鸡与蛋	220
后生可慰	224
三个诸葛亮，赛过臭皮匠	227
《晓说》，非小说	230
说说木子美	233
林君行止，不文成书	236
一言九鼎，恩重如山	239
跋 收拾书包待明年	242
附录一 对话美籍作家朱小棣： 闲读，从美丽碎屑中淘宝	245
附录二 静品闲书 热话红尘 ——《环球人物》杂志专访朱小棣	251

谁
懂
中
国



我读闲书的乐趣，往往在于发现一些超出书的主题或主线的东西。它常常出人意料，很可能“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例如我今日从一本叫作《毛泽东与周扬》的书里，看到一段冯雪峰与毛泽东的对话，就颇值得玩味。



《毛泽东与周扬》，人民出版社，2011

1933年12月底，冯雪峰从上海抵达江西，很快见到了毛泽东。冯雪峰告诉毛泽东，有一个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在经过一番沉思之后，毛泽东说：“这个日本人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

冯雪峰还告诉毛泽东，鲁迅对毛泽

东的了解并不比那个日本人多。冯雪峰说，鲁迅看了毛泽东写的几首诗词后，认为有一种“山大王”的气势。毛泽东听后，情不自禁地开怀大笑。看书至此，我不禁暗想：究竟是冯雪峰还是鲁迅更了解毛泽东呢？冯氏当年以为是曲解，而毛泽东则很可能感到正中下怀，颇有得遇知音之喜。后来在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结束后，有一回，毛泽东来到冯雪峰的住处，专门询问鲁迅的事情，说：“今晚不谈别的，只谈鲁迅好不好？”

当冯雪峰谈到自己曾经代表“左联”去请鲁迅写文章的时候，毛泽东抬起头来，缓缓地、一字一句地说：“哦，你们还给鲁迅出题目！不出题目岂不比出题目更好吗？”当冯雪峰说，“有人主张请鲁迅到苏区来当教育人民委员”，毛泽东微摇头，说，“真是一点不了解鲁迅”。

这段文字颇为传神，不管其真实程度如何，但总体上准确表达出毛泽东对鲁迅的了解和认知。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当年那位日本人只说对了一半，真正懂得中国的两个半人：一个是鲁迅，一个是毛泽东，半个是蒋介石。甚至可以说，毛泽东也只能算半个，否则其晚年就不会犯下那么多错误。

书中说，由于冯雪峰“使毛泽东及党中央了解到他与鲁迅的关系，所以在1936年中央派人到上海开展抗日工作时，冯雪峰就成为他们眼中最合适的人选”。但接下来的一段话令我费解。书中说，在周扬因白色恐怖失掉党的关系时，是担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冯雪峰恢复了他的党籍。在左翼文艺阵营中，

周、冯两人曾经是并肩作战的战友，患难与共的同志。但是，这种关系并没有保持多长时间，两人就几乎从战友、同志成为对头。冯雪峰从陕北到上海后，没有去找周扬等党员，而去找了鲁迅。

冯雪峰当年“没有去找周扬等党员”，他一到上海，就和潘汉年、王尧山一起秘密审查，恢复了二十几个人的党籍，其中也包括顾准和我的父亲朱启奎。这一批人迅速恢复了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并渗透到各条战线。

因此，我只能这样猜测，鉴于周扬等人与鲁迅的争端，毛泽东决定首肯鲁迅，撤回周扬。可以佐证我的猜测的，是书里的另一段文字：“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党中央决定停止周扬对上海文艺界的领导工作，同时考虑延安需要文化方面的带头人以领导推动延安文化向前发展，经中共中央上海办事处负责人潘汉年推荐，中央调周扬、艾思奇、周立波一行等来延安工作。”

毛泽东既然心仪鲁迅，为何会把党内领导文艺界的权力交给周扬，而不是鲁迅的朋友冯雪峰？当然，也许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故意安排周扬做自己的代言人。政治家的老谋深算，岂是书生们所能够领会和体察的。历史不容假设，所以我们今天也就无法判断，毛泽东是否是那完全懂得中国的人。

2015年4月18日 星期六

两段故事

读书的乐趣，有时得自于意外的惊喜，或者说是由意外的发现而产生的某种愉悦和快感。手头这本《北京段子》，其书名让我以为是关于郭德纲相声一类的八卦。作者萨苏更让我添一份好奇，猜想他应该会有更深一层的文化底蕴。可是万没想到的是，在这位年轻作者的记忆里，忽然冒出两段出乎我意料的故事。

首先是一段有关周恩来的故事。这位199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随即留洋的作者，在书中坦陈自己对周恩来有一点个人崇拜。事情的原委是，作者听他在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工作的父亲说过几回周恩来在数学所食堂排队买饭的



《北京段子》，青岛出版社，2006

故事，于是问，你是不是对周总理有点儿个人崇拜啊？作者写道，“萨爹当时的表情比较尴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赶紧补上一句：“其实，我也有一点的。”

作者还写道：“现在公司过年，老总也有下来和大伙儿一桌吃饭的，我的看法是，这时候大伙儿往往更觉得别扭，想与‘民’同乐的，往往是自己乐不了，‘民’更乐不起来。可萨爹回忆总理和科技人员一起排队打饭，大家只觉得高兴快乐，气氛热烈，却没有拘束的感觉，这可能就是个人魅力的不同了。世界上有多少个老总？周恩来，可只有一个。”

书中还通过北京饭店贵宾楼的一位厨师陆师傅之口讲述了周恩来如何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陆师傅擦擦眼睛说，我这个人不容易动感情，那一次可真是不行了，我躲到灶间没人的地方，大哭一场。总理多帅的人，五分钟都等不及，拿馒头蘸菜汤吃，饿坏了。那么大的中国，怎么就总理一个人扛着呢？看着他那样我真想帮他一把，可我能帮他什么呢？我一个厨子。”

后来，在写陈景润的一篇文章里，作者是这样结束自己的文章的：“即便是今天这个比较浮躁的时代，中国科学界还是有一批人很顽强，也很坚定地为了事业和他们所热爱的国家而拼搏着，我是他们的子侄，所以他们给我的感动将永世难忘。我一直想写文章来纪念他们中的一些人，知识分子的脊梁，他们的身上有些东西让人肃然起敬。还有萨爹对我们讲过当年周

总理在科学院的讲话。寒风刺骨，总理一袭灰衣，不要讲稿，不要扩音器，面对几千名科技人员，讲我们的国家需要现代化，讲为了子孙后代我们的国家必须强大而富足，讲每个科技工作者的责任和光荣。一讲就是三个小时，讲得人们热血沸腾，讲得人们几十年都不会忘记。萨爹讲这些时，30年后依然可以让听者热泪盈眶。我不能写，因为我自知功力不够，写不下这些如山的材料，但是相信，将来会有人记得他们。”

看了作者如此动情的抒发，我把当初拿起这本书时，由于书名而产生的错误猜测、联想全都丢得一干二净。不说是激动得热泪盈眶吧，至少是热血沸腾了一小会儿。接下来，书中又讲了一段美国“农业专家”韩丁当年让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的专家们目瞪口呆的故事。韩丁说，他自食其力，是无产阶级，所以他拥护中国搞社会主义。于是就有人发问了，你怎么是无产阶级呢？你不是有100多公顷的农场吗？你是农业资本家啊。韩丁脑袋一晃，说道：“对啊，我有100多公顷的农场，但都是我自己种的，我怎么能算资本家呢？”“我靠的呢，就是机械化。比如播种，我开着播种机，两天的时间就把100多公顷地的种子播完了，然后，我就来中国旅行了啊。”

“听到这儿，一个专家同志站起来了，自信地揭穿韩丁的‘谎话’：‘韩丁啊，你这就不可能了吧，你用播种机下种子快那是可能的，但是你来中国旅行，农场里肯定要有工人照应吧？不然，种子不出芽怎么办？长草怎么办啊？长虫子怎么

办啊？’台下一片赞同之声，都觉得这几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可是韩丁不急不忙地说道：“我不担心。种子不发芽，我不担心，有种子分公司负责呢。我来中国旅游了，种子分公司不能到中国旅游，派人天天到我的地里看发芽没发芽，没达到规定的发芽率他们要赔我。”“我也不怕长虫子和长杂草，有农药公司负责呢。”

作者继而写道：“韩丁的那种悠闲自得、产业化的农民生活，带来的冲击远远比他介绍的机械更令当时的中国人吃惊。这也是农民……等韩丁讲完，我听见两个邻近的专家欲言又止，意味深长地说了半句话，又摇了摇头。”

是啊，这就好比是在二维空间里，根本无法想象三维空间里的事。可是当你把这样两个故事放在一起，琢磨一下，就会产生更深的感慨。

2015年4月19日 星期日